說郛目錄

号第四十四

燕翼貽謀錄 晉陽王栐
玉堂逢辰錄 錢惟演
宜春傳信錄 羅誘
洛陽縉紳舊聞記 張齊賢
小說舊聞記 柳公權
兩朝獻替記 李德裕 闕
建中河朔記 李公佐 闕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淮海亂離記　蕭世怡（闕）
廣陵妖亂志　鄭廷誨

燕翼貽謀錄卷一

宋　晉陽王栐

進士特奏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于功名之塗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開寶三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進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

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廸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武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太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五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名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于□國而起于　　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可仰望哉

御試不稱門生

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撾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並二十二人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于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吏銓試書判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終集于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叅選待之者甚厚責之者甚至眞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眞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齎所試書判以備奏御仁宗即

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爲銓試議者以爲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簾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況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寖寛故也

復置縣尉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爲之大爲民患建隆三年十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令初賜第人爲之從趙普之請也

選人服緋紫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爲榮雖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今從事郎）三考加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今儒林）三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賜

寺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爲諸府少尹申奏[illegible]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在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借緋紫佩魚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爲刑部侍郎上奏云寔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熙寧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illegible]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其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盜賞不改官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二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全火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用的親子弟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罷限外之責而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罰不得書爲勞績賞罰非不重

也若遽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置司理參軍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爲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爲司理參軍

因闕官增進士額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江爲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爲供帳歲以爲常

進士解褐衣綠

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堂吏用士人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贓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内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爲之此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爲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遷補準奏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内官一任二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刑案授之蓋仰體太祖謹重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夫恥與爲伍又三年爲任人无周志舊吏長子孫爲世業一齊不勝衆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進士試禮部給公券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良爲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

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舉此法矣

置遞卒代遞夫

前代郵置皆役民爲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爲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爲定制

罷節度使班

唐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爲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卿監之下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者非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不得爲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執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宦者皆得爲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賜常參官時服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

德三年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爲定制

知州借緋紫

唐制爲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illegible]州亦借紫惟軍壘則[illegible]

定試銜官爲七選

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illegible]不理選限太宗皇帝[illegible]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爲賀悉以試七選束[illegible]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方得齒仕版矣

置參知政事

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聞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三同三品其爲相則均也而爲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

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貪淺者爲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給班爲一其後爲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一品綴中書班

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爲一班獨出百官之上雖前宰相以宮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齒六年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乃詔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仕曾帶平章事者朝合綴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選人給印紙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攷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改給矣

藩鎭屬州直隸京師

唐末藩鎭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會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詔藩鎭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鎭跋扈之心今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常參官衣緋綠

舊制品官服緋綠者皆以品格故選人久矣多服緋

紫京朝選轉之遲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投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者少改用莅事日爲始遂爲定制

革帶之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爲中書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鞓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角帶黑犀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

上紅鞓不知何所從始也國初士庶所服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銙金塗七品以上并未嘗參官幷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烏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無傳焉其後毬文笏頭御仙又出於太宗特製以別貴賤而荔枝反爲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矣鞍轡之别亦始於太宗時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絛六品以下不得閙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飾韉未仕者烏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絛之制此外無職用者若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矣

臣庶許服紫袍

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

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緑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皁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於仁宗之時今　中之服乃是黑紫申嚴之制此理所不可曉也

僚屬拜長官

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故之升伏于庭而爲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心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畿縣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免解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連中則是九年三舉不連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爲均平也

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不爲濫矣

遠宦丁憂不解官

國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罷多芒屩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爲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聽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司不得置獄

尉職警盜村鄉爭鬬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制服民受其殃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吏銓主事用選人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爲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

司簿尉支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者胥棄不侔矣

燕翼詒謀錄卷二

定遷秩之制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眞宗卽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磨勘

禮闈禁懷挾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

其申嚴誡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illegible][illegible]則是也不行也

舉人命題

又試塲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荅曰對其行巳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illegible]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illegible]之中四通則合格矣[illegible]議記[illegible]亦只書巳不而全不[illegible][illegible]若曰對未審[illegible]已封彌而兼采譽望[illegible][illegible]其字畫可以占其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爲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世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進士第一人給金吾前引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爲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廷魁與

策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庚申詔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

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卽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

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饑乞補弟巽不從見迫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非詔補三班借職（今[illegible]信[illegible]）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皆不能授生止令廳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牒郡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之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三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爲失信於人恐自後歉歲無應募者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謫官不得薦舉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illegible]

[illegible]任舉官言者以爲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illegible]月壬戌始詔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廷不[illegible]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敘用亦驟未[illegible]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illegible]勝誅國朝爲其所誤而况士大夫乎

增百官俸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illegible]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illegible]天[illegible]給娶孳未至[illegible]縣已令俸[illegible]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貢士得贖罪

舊制士人與攝職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論

復置封駁司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亦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太祖皇帝推[illegible]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侍郎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攝太祝不許同正員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員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懲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伎術官不得操常參官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筭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三班任廣南免短使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癘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丑詔三班使臣任廣[illegible]還替並免短使遂以[illegible]

[illegible]

金銀價

國朝混一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爲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爲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寖廣公卿士大夫是則是倣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乏銀支用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爲重則下競趨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

[illegible]已如此況承平日久侈費益甚沿襲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沿江榷貨務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榷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然人不以爲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
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
運致茶貨而榷貨務只賣茶引矣

考課院更名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爲審官院考課幕職州縣官院爲考課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置登聞檢鼓院

唐有理匭使五代以來無聞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詔置理檢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眞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登聞院爲檢

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置審刑院于禁中

太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爲之使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淳化三年八月己卯詔也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看中書矣

復百官次對

[illegible]官[illegible]有待制次對[illegible]興元中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三年停轉對天福七年復轉對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淳化貢舉人數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

幾倍也

嚴禁蒲博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爲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寖輕而猛不足以懲姦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視此三者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許封本生父母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乞與追榮大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

二月乙丑詔贈趙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繼此猶因助有請而從之也至眞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患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學之至也

爲出母服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爲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恝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寔先娶馬氏生永德爲新所出[illegible]知鄧州[illegible]堂左繼母劉氏[illegible]之[illegible]居之下[illegible]以劉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時大臣母[illegible]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亦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爲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年集賢校理郭稹乞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大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

襃前賢後

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襃表最顯著有四人一曰狄梁

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段太尉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爲韶州文學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覺爲三班借職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荅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二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令助教復其家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昔名器雖賢者猶爾況褻用之乎

崇侈靡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齎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

圖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蹙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尚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犯者猶有之以爲有未至焉自是厥後此意泯矣

　陞應天府爲南京

眞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爲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爲名殿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此正殆非偶然也矣

殺欺罔僧

僧徒奸猾雖人主之前敢爲欺罔江東有僧詣闕冬

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卽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叉叉入烈焰僧死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若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禁民庶宮觀寄褐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illegible]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爲寄褐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各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眞宗皇帝

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自後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講亦不禁屠雙忌則休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揚州彰武殿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徒共建一殿申嚴崇奉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眞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嚴衞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禮六飛南渡蕩爲煨燼後雖建殿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蘭亭天章寺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

之蘭亭舊跡其流杯修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上甚雄宸毫親塡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尼不得於僧寺受戒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肴其中因以爲姦 太祖皇帝深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僧戒壇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爲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金銀像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爲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眞宗各用金五千兩餘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爲萬壽觀葢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令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冊寶法物用塗金

眞宗皇帝朝盛禮縟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爲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竝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矣今惟冊寶金餘皆金塗也

無爲軍災異祥瑞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道太平軍江北置無爲軍取太平無爲之義太平後改爲州無爲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變怪忽發八月中有青氣長丈出數刻且大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廨宇[illegible]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眞宗皇帝在[illegible]

[illegible]

燕翼詒謀錄卷三

無爲軍災異祥瑞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爲軍取太平無爲之義太平後改爲當無爲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九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變怪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於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眞宗皇帝遣命中使張景宣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身租

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今吏就宮觀精虔設醮爲民祈福　是時方尚祥瑞宰甚怒加譴群守眞宗不從其後　寄臣懲艾於五年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聖祖殿竹內獲毛龜二以爲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潮畫圖來上皆奉承上意也洎　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寄臣鄭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　改名其山曰紫芝之山蕞爾一培塿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烏足尚哉若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諛者矣

鳳凰麒麟見瑞

虞書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眞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

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爲麟太史公不以爲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設法賣酒

官榷酒酤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監鬻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什二使其易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爲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羸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鬬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爲惡陷民於罪豈爲民父母之

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

歲限度僧數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爲僧不可數計太祖旣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爲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猥濫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僥倖之流皆得爲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親決徒罪

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爲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於門外太宗恤刑慮有寃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扶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聖朝謹嚴於用刑蓋以人命爲重也

喪葬不得用僧道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鐵錢雜銅錢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鎔爲器用賣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爲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淩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

間無鉦銷之利不復爲矣慶曆初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紅崖虢州青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一可當小錢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宋祁議以爲當更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一百萬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錢其患方息

鎖應不合格

舊制命官鎖廳應舉先於所屬運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永不得應舉中格庭對唱第日仍降甲第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此寒士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此皆爲文人仁宗欲開誘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未詔免衆所業下第人免責罰仍許再應舉景祐元年復詔鎖廳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求試矣

罷張燈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爲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自張燈者余曩仕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

七夕改用七日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illegible]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蓋方[illegible]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浹黨正之自朝廷[illegible]

二月獻羔開冰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詔改正之

朝辭宣旨戒飭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怠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官受任於外并州

縣幕職官朝辭并於閤門宣旨戒勗以其詞著之[illegible]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苟州縣小官亦蒙皇恩寵綏决知自重思所以稱上意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舉行之者也

外官給告澣濯

承平時闕多員少士大夫注擬必求須次者以自便盡王事鞅掌久勞于外乍還鄉里展掃墳墓聚會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甚而違年縄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于外者許後給假一月澣濯所在州府以其至日聞違者論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說以爲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閑居之日長而士大夫至於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州縣官秩滿試法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秩滿至京師於法書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關防檢察癃老昏繆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必[illegible]

妻事通判而下不復舉行恭失祖宗謹重刑罰勤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多惡其害己而不欲舉行之乎

大觀八寶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國初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改爲寶別鑄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尺厚半之命製爲鎮國神寶宰臣龐籍奏文劉沆書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綠如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詔蔡京等議之咸以爲眞秦璽也詔仍舊爲傳國璽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承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寶既成舋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製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文

廣九寸號九寶二聖北狩寶淪異域高宗皇帝復製八寶循大觀舊規也

仁宗誕日賜包子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誕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蓍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異真宗時開封府洎京畿縣受納綿多取出剩訖事悉揞其餘均賜官吏而官吏無厭愈更多取歲增不已累經

三年六月壬辰詔悉蠲之官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有蔭人不得爲吏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恐耻爲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爲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宦不如爲吏也誘不肖子弟爲惡莫此爲甚禁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關陞次序

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人同判同判實歷三任人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爲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三任四考關陞

審視差知州軍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特旨引對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請罷之今都堂

參察其遺意也

奏薦以服屬

國初奏薦之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薦子弟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爲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

進奉人等第推恩

乾興元年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曾舉諸科試

祕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願試人太廟齋郎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爲假承事郎今爲通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祕書省正字元豐爲假承奉郎今爲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爲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郎惟宰執得登仕郎

資善堂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遵度爲友講學之所爲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所皆曰資善

主家不得黥奴僕

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詔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主家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者眞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於戕人肌膚也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二年三

月也令泉入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歟

公使庫不得私用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元[illegible]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況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皇子不得爲師傅

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

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予雖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卽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豎其悖理尤甚矣

京朝官須入知縣

選人改京朝官憚於作縣多歷閑慢比折知縣資歷

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磨勘改京朝官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近世此禁寖弛凡改官入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爲任考第未足或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加婦服舅姑喪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朞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

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爲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爲定制

燕翼貽謀錄卷四

改江南官服色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羣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爲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僞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綠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齒矣

報母讎免死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爲善林甫小人嫉人爲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爲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仇所當報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仇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聖時明主也

報叔父母恩封贈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旣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參知政事乞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駙馬不得升行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眞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爲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

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升同父行恭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禁越訴

士大夫治小民之譽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亦不及坐甚而聽其驀越幾於樓攬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脅把持爲生與吏囊橐覘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爲其所困殊不自覺亦可嘆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得驀越陳狀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念及此慮爲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好持人短長爲鄉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訖械遂軍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庶幾妄訴者息矣

甲幼朞喪免妨試

舊制朞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冐哀就同文試洎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

以碁制妨試奔湊京轂請自今畢幼碁服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冐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碁喪多年高者畢幼碁喪多年幼者免避畢幼則妨試亦鮮

糾大宗政司

國初宗室尚少隷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爲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開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州縣立義倉

令州縣義倉米始於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升領於轉運使還水旱振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詔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給所賴爲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爲公家之物遇振給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增置臺諫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遴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門下省充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

祖宗配天

眞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眞宗則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揚畋力諫乃定以太宗配之今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堂吏不得爲知州

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敘遷至員外郎者與外任其後多不願出惟求子孫恩澤遂以爲例英宗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點並須擇才候職事修舉方補如不職與堂除知州蓋

猶以士流之故優之也新法旣行增置宰屬而士流不復爲堂後官因是廢罷舊制堂後官外任止於通判不得爲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無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點五房方許佩魚以示別也今雖非士人選用皆佩之矣

衍聖公襲封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葢取襲封之義

婦人冠梳

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爲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爲妖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爲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魫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駙馬都尉遷官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令非獨示優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置西京國子監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河南府學爲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爲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聀京具體而微矣

褒封先賢

皇朝追褒先賢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爲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重節義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寇冲虛觀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仁宗因醫者之請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祀封也伯夷

叔齊遜千乘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若列物外人何羨

眞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皮場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卽皮剝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文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爲靈貺侯今廟在萬壽宮之晨華館與貢院爲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宮觀優老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士大夫也其後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出令也則曰優老元豐元年二月辛亥詔年六十聽注差宮觀以三十月爲任無得過兩任其後不拘此令矣

創檢正檢詳

元豐初詔檢正官檢詳官各四員爲額亦同都事錄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員通掌諸房權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

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請不敢不從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宰屬樞屬官爲旒窩之號頗恃以自矜矣

樞密使罷不草制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爲樞密使政之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詞罷以子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爲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宜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蓋若訥也

淮南轉運使

淮南轉運使舊有二員皆從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徙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廢江淮發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眞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治無爲軍矣

改假版官

太廟齋郎後改爲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詔假版官行於衰亂之世可不循用改假承事郎爲通仕郎假承奉承務郎爲登仕郎改通政郎爲從政郎舊

登仕郎爲修職郎假將士郎去假字見任給改人帶假人但改政稱呼更不給告勅

增置貼職

舊貼職止於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工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秘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興以後又增數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今判部判寺判院判監之稱乃[illegible]制未改以前實稱今於加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之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之矣以流內銓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其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猶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政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爲知者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悉改爲監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爲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可改爲右文殿修撰

改宣德郎爲宣教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illegible]郎與宣德門名相犯可改爲宣教郎見任入不刷[illegible]告但改稱呼

端明述古殿學士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illegible]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illegible]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武臣改階官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爲階官宜也況其來自古初非創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遠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舊稱爲寄祿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職借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此豈被堅執鋭馳驟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横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轉褻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轉猶作九資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減四十五年

爲十年矣祖宗多爲武臣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外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棄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權侍郎遷除

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權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祕書少監直龍圖閣除者滿二年取旨除修撰與外任職事修撰者再留三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即才能爲衆所推績効顯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績効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銓部注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爲也是時雖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扼異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拔擢也豈不愚哉

殿試更革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幸故也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爲譏巳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遽從堯臣適之請復舊制

功臣立戟置家廟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蓋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後須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甲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禁臣僚陳乞科名

國朝自眞宗時法令寖寬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官

爲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爲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陳乞敘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禁止不得陳乞

勅書樓

今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劃度多所散失無以論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是勅書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聞有勅書樓矣

四方述職圖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方述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時外邦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輦占城三佛齊[illegible]國[illegible]已不若唐之盛也

進奏吏補官

國初進奏官循五季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當[illegible]平天下一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達京師要重而[illegible]混於皂隸不復齒於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敘補五人迄今爲例

种放別墅

种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爲幽勝真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六年遣使畫圖以進六月己未召輔臣觀于龍圖閣再三褒美放父翊嘗爲吏部令史出官爲長安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豹林谷自稱退士作退士說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太宗朝屢召不起張齊賢薦其節行可厲風俗真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爲左司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山從祀東封拜工部侍郎終身不娶既卒朝廷錄其姪世雍爲同學究出身

禁士大夫避諱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巳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敕上言餘不在改請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冐居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耻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訴水旱立限日

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秋旱往往於收割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可聽之則難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荊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內州縣訴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爲限自此遂爲定制至今[illegible]

嚴奏辟之令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先涖職洎至命下則已涖月日皆爲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詔曰諸道奏

為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啓倖門今後如有員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諸人得而指摘之稍知所畏忌矣

乘驛給銀牌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廢事草剏但樞密院給牒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僞作牒乘驛謀反命捕伏誅六月戊午詔復舊制應乘驛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此制不復講矣

燕翼詒謀錄卷五

禁服黑紫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紫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褸者言者亟論之以為奇衺之服寖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獨婦人以為衫褸爾（服紫始末已見前卷）

初立別頭試

眞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爲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眞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爲巡鋪決無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於何年也

武舉更革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爲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寖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嘌陶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荅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

後軍不許軍帥辭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爲額七年爲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武舉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守令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並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假攝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銜榜子俱其本職爲寫權職而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借其僞銜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爲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趨事赴功矣

吏部闕榜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内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令州郡寄居

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未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爲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定官員額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眞宗時漸衆蓋以遇效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戌言者以爲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爲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爲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中外官二年爲任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爲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爲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

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廷試不許上請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荅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體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目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之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臣僚賜謚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見同在朝者今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

優恤士大夫

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護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殁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

而其死則可閔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廩給

宗室年五歲則官爲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太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爲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爲限矣

西京國子監

西京學校舊爲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爲西京國子監以爲優賢之所

親民官監商税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騷擾又復營私掩爲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眞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税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蒞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爲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爲浼己不肯奏就矣然朝廷

以揚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多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釐以下知通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差

旨矣

越州裘氏義門旌表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二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老輩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長欲笞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塗炎凉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厚乎

詞賦依平側用韻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

司天監轉官

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郎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illegible]

進士期集所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宴之富而名次甲所出[illegible]錢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貸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歆豔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箋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

皆以小錄爲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爲

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緻不

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絶不佳不沾至

無乃太不均乎

東南駐劄十三將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爲十三將

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

月寖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

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

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

廣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

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

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兇州

之兵乎

出賣僧道度牒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旣行

義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

爲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

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考驗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illegible]籍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爲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興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放官司房錢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擅放仍每歲不

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仁宗皇帝[illegible][illegible]穆清而念慮及於細微眞聖主也

太學辟廱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敎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爲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捌八十齋三十人爲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捌立辟廱增生徒其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敎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敎養于辟廱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敎者移之辟廱以祭酒總治兩學辟廱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諸路帥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御西北二[illegible]帥臣之

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月丁巳始詔楊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爲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爲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剏自勤王諸將分爲駐劄州郡之鎭與不復有存實亡然人存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殿試士人不黜落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

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士子[illegible]窮之利也

選人改官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爲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illegible]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爲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爲頓增一僅二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進納人改官

納粟補官始以拯饑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艱應募者寡元祐二

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舉縣令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升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也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興以來

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

特恩轉官不隔磨勘

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後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入遞發書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孰無墳墓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經義詞賦兩科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雖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致仕推恩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僞爲之也眞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名爲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爲秘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爲太廟齋郎二年十月庚寅又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武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朞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

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況法初行須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僞爲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許僞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牴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係武官副使非降黜〻身亡者聽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於眞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聖訓丁寧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置朝集院

眞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爲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

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詣於親戚故舊之家僕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卽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卽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未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京官不得擬知州通判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者差通判既不知仕途之艱苦小官往往遺其撫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卽知廬州止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玉堂逢辰錄

宋　錢惟演

營王宮火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營王宮火時大風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予起登樓觀之即是禁中延夕不寐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死百餘人東宮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堯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西即連御厨寨延上臺二十四日左掖門東

華門並不開朝者皆遶右掖門天明宰臣等並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旣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復燒朝元殿後閤門長春殿南廊拆西北主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廻燒左藏庫又西燒閤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連燒中書門下省鼓司審官院是夕燒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墻之

上及燒角樓風忽廻東北又燒之烟焰焰大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竄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二王時無居處寓于東華門樓夕上召入禁中明日出居於上源驛時焚諸庫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又火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各王與中使閻文慶岑守素勘遺火之蹤中人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廚主廊數百人登屋運水瞭望

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能動者莫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逮盡所餘者亦燋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入自西北起四王更破東墻自卒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鼓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遂二州也）其官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稱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欲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會有琵琶役人王木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夜於佛堂前簾上乘炬爇之因風火遂大作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先於閣門賜食久之召宰臣親王承郎給諫入玉宸殿賜宴其月初入苑東門至西南行至一門百餘步有小亭上坐亭中見訖穿假山中南行至大荼蘼架下賜坐皆石床上西南侍臣西分列架下有水分流渡於坐石之側賜酒三行又南登小山又有小亭前上山直至一閣其上藏太宗御書及史籍并製御文字命侍臣更讀之乃南適小樓東有閣道上設縉紳書五臣論等皆列於壁自閣道下瞰皆是梨花

東路如小標枝拂于闌檻間又北行皆在山上山徑中設茶具御坐北即有御製自誠箴紫牡丹歌風琴詩千葉牡丹詩等繪甚細却南行至翔鸞閣小宴賦詩畢便至流杯亭下籍以方褥流水周繞御杯載之以龍首小舟泛泛而至其次每一杯皆舟中一仙人執之而來又有木嬉千百其狀龍魚皆相隨流泛其饌亦用小舟一一人捧盤來來問徧乃止酒數行乃登象瀛山巒峻拔其上珍木異花聚奉相映山北坵有響石上製響銘在烏山下亭个有石水臺水中

朱書誠酒銘又諸石筍石壁之上皆朱書御詩至此徧觀賜茶而出憩于屋次少頃又召入復穿一石僑跨小池之上覆以荼蘼架此處又有大橋交蔭花卉十品遂上玉宸殿遍觀東一室中有碑文又東有石紀未暇讀乃宣侍坐命酒於殿內七杯而罷其日惟黃門小樂二十餘人行酒者皆中使也閤門使教坊並不預焉益深嚴之地非人間矣乃出侍臣皆醉歸

宜春傳信錄

宋　羅誘

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郎湛賁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旋爲置賀宴皆官人名流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哉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友人誚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即其

地也

盧肇字子發唐人也開成中就江西解爲試官末錄肇有啓事謝曰巨鼇贔屭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伸展深慚名第奉啓爲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顛不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坐聞之大咲至京師先達或問所來啓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將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鼇九肋者稀矣會昌三年肇爲狀頭及第

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鬚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令讀書至太祖末年朝宗始登第

屯田郎中李公衡明道中通判筠州爲性寬慈不撓民有婦人輸官絹以兩叚縫合爲一疋吏執詣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限逼而夫逃竄貧無所出是以至此公惻然良久遣其婦人去給主吏曰封絹於庫內俟支春衣下官自要他前官受秋租而吏恣取無藝公知之逐日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

爲之語曰輸租不使錢糴有李屯田無出則人呼曰李佛子來矣

朝議大夫李覯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如唐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兢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衖曰香雪塢有泉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處曰文藪終日醉吟於溪上於世咊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常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囊忻然無辭施者頗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銖錙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泉益懵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

彭則爲巨賈置產甚厚喜儒學爲其子延接師友不問其費常以羨餘買國子監書兩本一本藏于家一本納于州學郡從事楊辦爲之記中間目則爲販夫子孫恥之太常少卿徐師閔知州見其人其文歎曰此善事也尚不能掩販夫之目宅日人其誰肯爲善

乎於是畧竄易首尾而去販夫字命其從事余衷名
其記則之子孫始以爲榮焉

洛陽搢紳舊聞記

宋　張齊賢

余未應舉前數十年間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使人終日聽之忘倦無暇著述邇來營丘事有條貫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所見聞得二十余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丘自序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

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史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是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適有馳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飢甚欲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盆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叙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

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昔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為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賞杜既歸驚惶成疾水瀉數十度氣體羸絶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而巾櫛上馬比至尼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頌謝數四自是梁祖特遇接設帳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

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督費用且多今一字奉絹一疋留予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既有移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芘五六十人游客亦待坐其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須是夾榆木便扇我也道柳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㬰健兒五七十人擒措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諫佞之罪當時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群盜安忍雄猜甚于古昔至于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太子少師李公講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義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女也數

庶而士又以宅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伎藝王與賢懿惜憐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容止造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畜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如姬妾稍忤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裝之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綉因捧觴祝壽并陳玩物同獻之夫或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者歸巳院執事稍久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前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久院備酒菓待新物多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于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貫爲賞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

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鞫之獄具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移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王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歸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夫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又小又涕泣哽噎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耶李公收泣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此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其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主左右及獻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

李公如其言剗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覿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同賜名馬百餘疋別賜駝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王赴欵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巳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兼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之思綰者雖賤類然（觀）觀狀貌眞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然除去之錄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蓄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服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罹塗炭前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欵遂抜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illegible]改官致仕於洛齊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慳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藥妒忌疎財者（皆）難事況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illegible]

害良善禍不旋踵而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者生者亦憚爲之況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齊眉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與夫餙粉黛弄眉首蠱惑其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聊舉其殊尤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替耳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攜三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已女後妻兇妬周舊畜二婢內二人妊娠後妻加以宅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撻妻多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時余任衡州通倅間常不平之及余罷歸周氏之家久無所聞後有士人與周舊話及之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繼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四五年其三女俱臨產而死每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間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

後歲余亦死吁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
應何昭昭之若是乎俾妒悍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
勸誡之道有補於世教云

張相諱從恩爾[illegible]宜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
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洎軍校替
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
紀（地名）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
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
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傍有一土龕可容
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也所過客閔之衆爲
舁至於土龕中又數日痢漸愈衣服悉爲暴客所褫
但以敗席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飲食夜
即宿逆旅簷下一旦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
即携之而往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即携之而往
姥爲洗滌衣以故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日平
復如故顏狀艷麗迨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過小紀
知之求見贈姥綵絹五十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僦
居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

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卽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爲繼室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中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家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丐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罹風雨蒙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雷爵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冊令名播之不朽者可勝數哉因書之以免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況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城隍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代歸家於荆南過擁婿府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游行於鄽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曰未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至

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色黑黃鬚廷讓拜黃鬚據然受徐曰誰氏子至此客曰白令姪與某同來尋候起居處士黃鬚笑曰公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盤至取酒數餅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舁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爲大臠用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須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廷讓與同來客獨欵曲客語黃鬚者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席下取一短劒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劒錚然有聲廷讓覩之意謂劒客術復起再三拜之曰幸睹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劒凡殺五七十人皆慳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煑食之味美如猪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以其事咨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好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

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須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須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須置一於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觀之曰此可令取炭筋至引劍斷之兩無傷鉄以手揮擲若舞劍狀久之告去廷詢奇而留之黃須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一日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具好馬一匹健僕二人暫至華陽回日銀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傷財

者欲與慮其不返黃須果怒告去不可留白弟廷[illegible]之曰銀馬小事爾却是人力恐不中意處士指顧[illegible]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蹤跡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者過問者句諸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昜之矣方知其詐又數年後有入陝者見之蓋素善鍜者也大凡平常厚貌深情夫易輕信黃須假劍術以威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

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慕爾斯亦
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覽之抑鑄劍之類也哉

此書似知不足齋本爲是本然亦脫寫本對勘之則勝
處亦甚多因取以校此本誌時再以鮑刻本校之

沅叔手記丁巳九月

小說舊聞記

唐　柳公權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摩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

元恕愚恩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在啓黃閣也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鎭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鼎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别搆書齋毎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因請辰前假寤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暋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閤花鴨仰視犬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援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畏類陰陽物可出相示吾乃大丈夫豈懾於若而相逼邪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責龜壽萬死罪願以舍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東遂命元從却押衙傅存隷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閤曰幸爲吁李龜壽出乃其妻且曰訝嚳稍遲昨夜半自前

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畫室亡去并作舅氏昔年於諸鼎臣兄弟余不敢隆盛列故于一日之三水田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弘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璪隸尚服義風九土蒼生周受恩宥之賜矣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慶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秘書監挾彈中一鶴之眼睛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義威衛荒穢摧毁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入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廊被校書侵

廣陵妖亂志

唐　鄭廷誨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眞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眞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弃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時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辟除不祥謂之解穢

修後見之神起異緣已後引出自此內外[illegible][illegible]
由是用之等因太行威福肆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
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
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謫
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
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祈
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妝
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
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illegible]
節道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
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
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
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
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入有登之者於藻
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
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
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

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晷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户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佻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蓆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鴨綠兩行翠岫拂鴉青韋郎年少躭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

云人牛擾不動駢乃朱篆數字粘於碑上須臾去之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縣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滕云夜來里胥借耕牛輩[illegible]悵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驛之衆竟自壞牆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自適得上仙書牛靴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大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禁不盡揚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檐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眞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

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七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坐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用之等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驪羈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

異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惠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箑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周給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既死用之復客于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寘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于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

用之固請衰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任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很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

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雲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茂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

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止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侄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抓指爪之間膿血淋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始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髩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通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旣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屍道左爲讐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illegible]

奧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于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詶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酒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

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權糴使僞朝受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厮養輩必斂稚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讐人所殺弃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

予讀温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乃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耄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于羅隱隱嘗不禮于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温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蘩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説

亦開天遺事之僞也人謂叟遜好奇多變過今讀
未免耶自今人免過分乃循古六不疑如李翰輩作傳家
出于羅隱[illegible]不識[illegible]里作且掛之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子讀[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而閱變為[illegible]人[illegible]